

乾隆庚辰今六十餘年矣  
地理之沿革營驛之更改  
風俗人物之流傳其可攷  
而知者已十遺四五及今  
不為後之人更安所藉手

丙戌春乃命邑人訪求近  
日之人與事以畀予暇輒  
取而筆之嗣是或駐馬郵  
亭或肩輿隴上隨時採錄  
久而成編藁甫就邑人以

剗剗請遂稍次其先後并綴數語於簡端覽斯志者正其俚與謬之失而毋笑予之強為其難則幸矣道光七年歲次丁亥九月

知邑事長沙楊延亮書

原序

夫志記也所以紀事實備觀覽昭勸懲也諸省及郡邑咸有志卽古之列國史官室城池職官之類山川陵谷險夷之處地里輿圖廣狹之制戶口田土錢穀多寡之數人才所出物類所產風俗之美惡好尚之同異靡所不載政之大務也孔子言夏禮謂杞不足徵以典籍不存也蕭何入秦先收圖籍可謂知大計矣壬戌歲予尹是邑詢及志皆曰已爲斷簡竊憂之乃與教諭王君念搜於零落之餘稿成將付諸梓適予遷知臨汾未遑也乃遺僚金屬王趙二

廣文成之岐山寶君經繼王君來復屬校正差訛則益繁  
缺焉是歲冬王趙二君幕友林君各捐資鳩梓人於肆供  
其餼廩程其工能次年三月告竣其綱目凡六十  
有二披卷之餘趙之山川形勝土田戶口人才政事風俗  
好尚盡在目矣夫志豈徒識生斯土者觀之必曰古有  
哲人名昭史冊風氣之所鍾也今山川之勝如故也吾生  
同其地豈可甘於暴棄草木同朽乎蓋必有感發興起如  
蘭紀諸公者矣官斯土者觀之必曰前有循吏聲聞茲今  
政教之所致也今人民之眾如故也吾官同其地豈可保

持祿位庸碌無聞乎蓋必有感發興起如董尹諸公者  
夫志豈徒哉於是乘公事之暇招諸士進曰志已成矣曷  
敘諸因述其顛末於簡端云嘉靖四十五年正月獲嘉賀  
國定序



原序

龍飛二載上元前兩日奉

命芻牧茲土問邑志僉曰無存矣夫志之爲書紀往蹟而示  
來茲志缺則厯代因革無憑稽覈予弗敏承斯邑乏乏將  
奚所持循以爲撫土安民計乎自夏徂秋訪咨殆遍或索  
諸宦裔之家藏或得之諸生之手錄年餘始得彙而成帙  
政餘省覽輿圖之廣狹風俗之淳漓爵秩之崇卑厯代互  
有推移固無庸輕擬筆削惟是寬徭薄賦拔茅彙征廼  
聖主浩蕩之新恩當敬謹纂入俾家喻戶曉以振遺黎遂不

避讓陋補新型之未載脩舊章於旣脫其諸宮宇圯廢壇廟傾欹工鉅費繁當鴻雁甫定之時未敢遽商興作然自茲以往生齒由耗而蕃人文由衰而盛產斯地者必有煥乎改觀之英傑蒞斯治者亦必有更始恢廓之令猷乘舒長之化日其輯偏救弊又非醯雞夏蟲之識所可計也則予今日補脩之隱衷有志而未逮者庶幾其少慰乎若夫山川之秀麗才望之貞烈發之詩辭而形之詠歌者實未敢謬爲續貂以貽弄斧之誚也已順治二年十一月遼陽秦嘉兆序

原序

縣之有志由來尙矣山川之形勝英賢之崛起與夫賦稅多寡戶口登耗風俗淳漓上下千古犁然俱備觀風問俗者一披覽焉瞭如指掌後之君子景企前哲得以追模觀型志顧不重哉雖然其在篇殘簡斷之時懿行榮名徃徃衰闕則賴有脩明之人至於明備之日文獻昭著必欲復加校訂焉不幾爲贅疣與不知山川如故風會日移後之視今猶今視昔苟其風氣有必開之先雖雲物川岳亦騰光氣而況節義時存士夫三代不絕閭閻者乎若然則志

又安可以不脩哉予初任茲邑甫下車見夫凋敝之後民雖貧苦而生齒猶不至虛耗且其人皆敦本力田樸簡相安穆然見唐風之遺焉迨至春秋躬祀先哲瞻仰遺祠如藺相如豫讓樊噲紀信諸賢莫不俯仰浩歎慨然想見其爲人唯時邑紳士輩屢以增補志書爲請予因固陋兼以榜櫟之材值衝疲孔道諸務蝟集日每飲冰茹蘗執掌簿書拮据不遑謝不敏者再四己亥歲兩蒙府檄取縣志舊載所未備予因旁求紳士採集成帙而更得博學介眉公董其事凡一端之善不敢或泯務期名必當實足爲世道

人心所嘉賴外是而粉飾華詞文雖爾雅擯弗錄焉事竣  
邑之紳士又進而謀曰若者既載入府志矣而縣志不可  
使闕畧不備予應之曰是也是役也特以補前之所未備  
非敢曰塗飾丹青踵事增華爲也至於風氣聚而日厚人  
文積而必宣今人不讓古人後人尤不讓今人則生此地  
者流連往昔濯磨自勵當不止觀型追模已也予旦夕就  
道閱歷四載幸免罪戾因紀事之始末附於簡端云順治  
十六年章邱安錫祚序



原序

劉知幾以作史貴擅三長志與史相表裏雖所書山川都  
邑人物風土不必盡如史之編年紀月也然亦無非記事  
記言本紀傳而稱實錄則所謂三長若才若學若識者或  
一缺焉謝不敏矣在趙則更有五難焉袁松之言五難謂  
煩而不整俗而不典書不實錄賞罰不中文不勝質固已  
邑志自

國朝順治十六年安君錫祚脩輯以來越今百餘年無論  
簡編殘缺摸稜不可識觀其敘言及所輯各類由明之季

兵火頻遭先時故實難徵文獻傳什一於千百亦時會之所值耳不純不備又何譏焉此其難一也昔之典籍旣乏考稽今之老成誰與授受徒於空山風雨之餘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以求音此其難二也通志凡例言山西舟楫不通書賈絕跡自來少收藏家趙以菴爾邑諸生講學經史而外博覽無多而名山古蹟之紀載遍諮焉而究無所得僅守殘缺畧事補苴胡爲乎此其難三也趙嘗南北之衝冠蓋往來馳驅絡繹階旣乏三長之具又不獲時承筆研稽典冊冀得鴻儒碩學以助不逮而鄙予落落知交益

寡此其難四也一邑之志一邑之事也經費不下千緡既無閒欸可以動支又未敢以向無成例者冒昧具請此其難五也則所云五難又非直袁松之所言矣階以戊寅三月之杪抵趙邑之紳士卽以纂脩斯志爲言未之許也越明年公具詞以請且言邑有存費以之纂脩邑志俾百年廢墜一旦作興公事孰大焉時郡守秦公過趙階於行館面陳其事蒙許可因城東隅梵宇名紫竹林者開館焉緡紳耆舊各董厥事初呈稿於秦公并請敘奉諭邑之志賢令事也可不列府廳銜名毋須敘階不敢更有請開雕於